

大日本史卷之二百一十二

少貳貳經次
島津貞久

島津貞久薩摩人。豐後守惟宗忠久之後也。島津文書
島津系圖忠久島津文書。大父廣言為民部少輔。忠久初為加茂祭主。新後撰給事關白忠通家。島津文書以年官舉補播磨少掾。除目大成鈔為左兵衛尉。島津文書為忠通私邑。島津莊下司。因爲家弓及源賴朝營鎌倉忠久徃歸焉。島津文書忠久外祖母比企禪尼者賴朝之乳母。嘗德於賴朝。以故授忠久向大隅薩摩守護。吉見系圖歷檢非達使。新後撰左衛門尉。爲豐後守。島津文書
鑑島津系圖東坐。比企能員事。祐三國守護。東後再鑑。忠久卒。子忠義嗣。居薩摩為大隅前薩摩守護。島津文書忠義弟忠綱為周

守。島津文書後自改姓稱藤原氏。島津文書忠義弟忠綱為周防守。仍稱惟宗。是爲越前島津祖。島津系圖貞久即忠義之曾孫也。爲上總介。襲薩摩守護。薙髮曰道鑑。島津文書元弘中從閏東軍攻楠正成城。光明寺藏
書殘篇。以功授周防楊井庄。足利尊氏之歸順。遣通書觀舉義。貞久應之。發兵與諸將俱擊鎮西。探題有功。及車駕還。勅為日向薩摩守護。掌鎮西警備。建武二年為大隅守護。併管三國。島津文書尊氏反。貞久從諸將東征。太平記。太平及尊氏犯嗣。貞久叛降尊氏。明年俱西走。太平記
梅松論。肝付弾車舉兵日向。應官軍。尊氏命畠山直顯及貞久擊滅之。島津文書尊氏乃以直顯為日向守護。使貞久管大隅薩摩。島津文書興國三年征西。大將軍懷良

親王率兵來討島津文書、阿蘇社文書。貞久與子師久氏久出陣谷山、遣兵守新福寺城。官軍縱火燒之、進擊牛下軍、破之、未攻谷山。貞久迎戰、大敗。貞久及二子並被創、將士多出降。阿蘇社文書。勢不能支、退保千臺。島津文書。阿官軍進據谷山。令兵攻貞久門族所據諸城、拔之。將未攻千臺。島津文書。阿蘇社文書。貞久招聚三國衆固守、相持七年。島津文書。正平初出兵攻谷山。頗有利。親王去赴肥後、其別將尚在蘚摩。阿蘇社文書。貞久數遣兵相攻、及足利直冬未投鎮西、畠山直顯伊東八郎等據日向諸城應之。足利尊氏命貞久擊之。時貞久齡既七旬、會患中風、不便行軍、更令其子師久代攝軍務。未竟、畠山直顯遣其子宗泰將兵略大隅地。貞久遣子氏久拒之。

兵連六旬、敵分兵絕四方、通路。氏久度難脫、衝敵陣一面而還。島津文書。八年菊池武光奉親王鎮太宰府。參瓦菊池武文書。八年官軍大振。園大師久馳檄告急於京師。尊氏遣島津文書。一色某為之援、出鎮肥後宅萬城。明年官軍攻拔之一色芝大隅。於是國內兵益起。時貞久在木牟礼城。師久守碇山城。官軍造伊作田里據之。硯碇山和泉庄司諸政招集其黨、窺木牟礼。師久遣兵絕伊作田道。官軍棄里去。師久乃率兵攻和泉庄。拔尾崎城。置兵守之。自屯其近地。察官軍舉動。左近衛將監牛屎高元率其徒未、攻師久營。接戰經日、擊却之。及師久引還。官軍復起。畠山直顯應之。師久行守尾崎城。氏久據東福寺城備之。既而內河義直與須

惠多良木諸族入大隅、攻一色某、氏久救援擊之、一色還據肥後地、十年肥後種顯入崎山城、氏久攻陷之、居二許月、高元夜襲貞久于木牟禮城、師久來援、高元等敗去、時三條侍從姓攻櫛木野城、師久又赴援、相鬪立日、遂走之、還守尾崎城、方是時、大友氏泰等新歸順官軍復振一色範光逃于長門、於是高元等來攻尾崎城、師久逆戰大敗、師久及伯父資忠皆被創、其他死傷者一百餘人、師久據城固守、馳檄告尊氏曰、非將軍自西兵、勢恐難支、僕等將棄國詣京師也、尊氏報曰、我今當西卿等宜繕修要塞以待我至矣、且何畠山直顯出降尊氏、復其日向守護國內稍靜、島津文書十四年貞久與少貳頼尚俱擊官軍

于大原敗之、太平十六年三利義詮以斯波氏經為九州探題、令氏經處置貞久采地事、貞久作疏訴其違法、義詮盡從其所請、島津文書尋卒、年八十三、六子、賴久、宗久、師久、氏久、久氏忠、頼久別為一家、稱河上氏、島津師久稱上總三郎、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尉、氏久稱又三郎、歷任左衛門尉、越前陸奥守、師父管薩摩氏久管大隅人稱之而守護參取島津文書、島津系師久氏久嘗與畠山直顯相攻、互懷宿怨、島津文書氏久偶與直顯有隙、直顯乘舟圍日向平羣城、氏久赴援、城兵應之、内外夾擊、遂斬直顯、氏久善騎射、著御馬法、元中四年卒、子元久、島津文書為日向大隅守護、及其子久豊、併管薩摩、子孫著西州、島津光久稱上總四郎、正平中歸

順從懷良親王戰于大原，平後不知所終。

島津氏傳先人所補中山平四郎草之所引島津文書

今不可得考。搜索諸家亦竟不得其書。不列文書則是

傳不能成文。故今削是傳。

延光識

書院藏書大日本史後序

猗嗟常國源義公以超邁之資，正大之業，俯陶鑄邦治，仰黼黻皇猷，皆可嘖；稱道焉。斯史之撰，蒐羅殫其博，剔抉盡其細，考核窮其精，下上二千有餘歲，居然視諸掌，其條特筆，揭正圖，除亂賊，骨寒所謂大義數十炳，差日星者，蓋深得麟經之旨矣。其所以嘉惠天下後世，豈不大且遠乎哉？嘗聞其開史局也，厚禮招致海內知名之士，吾萬年三宅先生之弟觀瀾帶章，二先生亦實應聘參修焉。史之告成，在乎義公薨之後，祕而未傳，二三藩邦懇請謄寫以存焉耳。是以四方縫腋之士，引領而鶴望焉，三十年斬萬年先生，居恒謂子弟輩曰：常藩之史，若等幸而后得閱歟，我弗追也。先君子受業於萬年先生，又嘗從觀瀾先生而游，吾蘭洲先生亦得並世，皆歷；嘗聞而歿，故在吾黨尤傾心注意於斯史，非惟知其為一代大典也，積善受掘田羽侯之遇久矣。客歲羽侯以二條之節殿于皇畿，積善應招，屢赴其幕。

羽侯偶乞假一旬俟之藏本命積善以護謄之役忻於夙志之有酬
并踏齋還因欲獲吾懷德書院之藏一本、校友門生議以克念爭趣
其事、與群書工會一堂、晨夜矻矻、以其歲冬十一月中旬起續至
今茲春二月下旬、二部完功、乃獻軒于公、而私其雅永為書院至寶
斯文之播於人間、蓋利乎此、凡鄉邦之人、耆老壯邁、幼子童稚、以至
遠裔撫養之徒、苟從學於吾庠者、孰不賴其慶、謹誌其由、以誌後昆
抑立原而可作、俾夫諸先也、且擊今日之舉、果為何如、每念及之、不
自覺泣之竅然下也

明和九年壬辰春二月晦